

记者：所以今天文学界谈论更多的是如何跨圈？

李敬泽：圈可能意味着封闭，文学本来没圈，也不应该有圈，但可能由于我们的迟钝和懒惰，它今天变成一个圈。在中国，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传统中，文学一直都是人民精神生活的根本，不是今天如此，自古以来就如此。也许你现在太忙，不读小说，也不太了解现在的文学，但那个基本的底子，看世界的方法，你的表达，你的语言，等等，其实都从你受的文学熏陶里来。我们没有理由把文学变成一个圈，它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圈，它就应该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心里。

当然，现在确实是一个新的传播格局，文学植根于古老的印刷文明，正面临很大的考验，但一代人要解决一代人的问题，可能我们这代就是来解决问题的，让这一伟大传统，在新媒体格局下，不仅扩展出去，还要获得生机和活力。

记者：是不是可以这样看，我们对于文学边界的理解也应发生一些变化？

李敬泽：文学和其他的事儿一样，肯定有它的规定性，不是绝对没有边界，绝对没有边界，它就不成型了。你是写小说的，你是写诗的，小说该怎么写？诗该怎么写？这肯定有边界、有规定性。但在更大的意义上，或在根本意义上，我一直不认为文学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专业，它本来就是面向世界，面向人群的。此外，就文学功能和效应来说，它也确实是没有边界的。

在中国文化中，为什么文学能占据一个中心性和基础性的位置？就在于它的影响是没有边界的，不管你干什么行业，你就不敢说没受过文学的深刻影响，文学从根儿上就塑造了你，从根儿上就影响着你。

在这个时代，文学也是术业有专攻，这是一个方面，但另一方面，文学的传播和影响上，确实应该没

有边界，确实应该在更广大的人群中、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。就像现代文学馆，它是一个博物馆，向所有人开放，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研究的专业机构。

记者：这可能涉及传统经典文学在今天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，这种文学正在式微，类型文学、网络文学似乎受众更广泛，“文学馆之夜”的嘉宾也有科幻小说作家？

李敬泽：科幻小说就是文学啊，文学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发展变化，它有自我塑形的能力。明清时，没人觉得小说是文学的正道，现在明清小说已被视为正统，就是说，不存在僵死的、楚河汉界般的界限，需要挖深沟、筑高垒，把文学保护起来。需要使劲儿保护的，可能恰恰是失去活力的东西。

对文学来说，重要的不是我们守着某些僵硬的界限，而是文学还能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在我们所有人的精神生活中，发挥作用。

这样的作用可能是多层次的，不是单一的。既有“哎，我今天晚上想看个网络小说，放松放松”，也有“我今天晚上想读一首杜甫的诗”——恐怕在今天，绝大多数的人不会天天读杜甫的诗，但你必须承认，杜甫的诗放在那里，它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源、一个力量所在，有时它就在我们的心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市场是很复杂的一件事，不要单线思维。说这本书卖了50万册，那本书卖了5万册，卖50万册的就一定比卖5万册的好吗？就文化来说，它起作用的方式不能完全用销售数字来衡量。

下图：刘震云（左）和李诞被邀请到节目中。

